

高陵村的调查与孙权家族陵墓辨析

王永凤

(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 江苏镇江 212003)

It's always ambiguous as far as the exact location of Sunquan family tombs were concerned due to the lack of recordation.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Gaoyang village, Danyang, Zhengjiang, as well as the analysis of Guniangdun, Bogong Temple, Bozidun, the intimacy between partial sites and Sunquan family tombs can be seen.

Key Words :Gaoling Village Sunquan Family Tombs

内容提要 孙权家族墓地因史志记载粗略,它的准确位置一直不详。通过对镇江丹阳高陵村的走访调查,和对姑娘墩、泊公庙、柏子墩等遗迹的考察分析,可以看出现存部分遗存与孙权家族陵墓有着密切关系。

关键词 高陵村 孙权 家族墓

中图分类号 K871.42

文献标识码 A

镇江是三国东吴的创始地,保存有众多的孙权建吴称帝、创业江东的历史遗迹。关于东吴孙氏家族的墓葬,除志书明确记载的丹阳高陵外,其余皆不详。鉴于此,笔者最近走访调查了丹阳高陵村及附近一些流传孙权家族墓的地方,并有一些新收获,现记录下来以飨读者,同时对调查的结果提出一些想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 高陵村、姑娘墩遗存与村民的口述

高陵村位于镇江市南 30 余里,东接丹阳的司徒镇,隶属于丹徒区上会镇。全村分前、中、后三村,村民全都姓辛,口音吴方言。传统的高陵村虽已发展为现代村落,却仍给人一种民风纯朴、殷实富足的古村落气息。

前高陵村建有一庙,是现代建筑,白墙灰瓦,面阔 3 间,进深 20 檩,单檐硬山式顶。庙东、南两面各开一门,南门两旁书楹联,上联是“魏庙皇陵孙氏迹”,下联是“古传今兴泊公基”,横批“殿宇辉煌”。

后高陵村中有一土墩,名“柏子墩”(图一)。墩

在村中,残存底径约 20 余米,高 2.5 米,墩顶被平整为一平面,四周建水泥围墙,加以保护。土墩正中生长一棵栗树,树高约 15 米,树径 90 厘米,在主树干 4 米处分成两叉枝,枝繁叶茂,虬劲有力。

村西约 800 米处为一片起伏的山丘,山青水绿,景色优美。山丘上有一土墩,叫“姑娘墩”。土墩地表封土已经削平,仅余土墩底部,占地约 3 余



图一// 柏子墩

收稿日期 2007-02-08



图二// 泊公庙正门

亩,直径近70米,墩上生长着青翠的杂树。

村民辛介宝是高陵村里有文化的高龄老人,今年84岁,小时候读过私塾,16岁辍学,思维敏捷,身体健康,他诉说起高陵村的历史是娓娓道来、绘声绘色,言词中充满着自豪和对先人的景仰。

高陵村历史久远,村中最古老的遗迹当数“柏子墩”,先有“柏子墩”,后有高陵村。“柏子墩”筑成于什么时代,已不清楚。今天村民们已把“柏子墩”看作是村中的风水宝墩,墩上的栗树是神树。对这棵树,村民们四时祭拜,并把儿女过继给该树,祈盼神树护祐村落和子孙后代。

前村的庙叫“泊公庙”(图二),是奉祀东吴皇帝孙权的地方。现在的庙已不是原来的建筑,原来的庙三进三间,供奉孙权,庙旁建文武宫,也是三进三间,供奉东吴的文武官员。为什么称“泊公庙”,没有人清楚。该庙是上会及周围地区规模最大、朝拜人最多的地方,这片地区每年的庙会先从该庙开始,其时人众之多,为其它庙会所不及。

“姑娘墩”是吴主孙权的妹妹、蜀主刘备夫人孙尚香的陵墓(图三),与高陵村关系最为密切。土墩所处地势甚高,封土高近20米,与延陵季子墩相媲美,站在墩顶,能够看见茅山。高陵村因“姑娘墩”既高且大而得名。高陵村民历经三姓,先姓邓、后姓王,皆灭绝,现在姓辛,是“姑娘墩”孙尚香陵墓的看护人。文革中,高陵村民响应平山整田的号召,把“姑娘墩”及周围的山削平。在平整“姑娘墩”中,发现了砖砌墓室通道及通道的封门石(图四),封门石被撬开后,发现通道很长,中间还有封门石,正在这时,上级来说“姑娘墩”是皇陵,不准继续发掘,因此整个墓葬无人敢动,幸免于难,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后来村民把露出地表部分的墓

室自发地填土覆上,现在已无法看到当年的砖砌墓道。封门石有两块,现仅存一块横躺在墓室旁边,青石质地,长1.8、宽0.6、厚0.2米。由此可见墓室之宏伟。

二 “泊公庙”与“柏子墩”的解读

按高陵村村民的说法,“泊公庙”是奉祀孙权的地方,孙权是三国东吴的开国皇帝,字仲谋,孙坚次子,从身份地位、表字以及兄弟排行看,孙权与“泊公”之间找不出任何联系,“泊公”当另有其人。

从“泊公庙”的楹联看,上联说高大的庙宇和村西的陵墓都是孙吴家族的遗迹,下联说这片基业是古代“泊公”奠定的,而今重新兴旺发达。按楹联的意思“泊公庙”当表“孙庙”或者“吴帝庙”比较恰当。“孙庙”被表述为“泊公庙”,说明“泊公”其人影响超过孙氏家族任何成员,“泊公”应是一重要人物。出土于我市蒋乔镇唐中期孙彦思墓志铭载:“公其姬姓也,与周同祖,是吴主权十九代孙。”^[1]说明孙权家族与周天子同祖同宗;《三国志·吴书》云:“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后也”,《吴书》又载:“坚世仕吴”,表明孙权一脉从孙武迁居吴国后,为官作将一直未离开故吴国的地域范围。故吴国是指西周春秋时的吴国,东汉时称吴郡,今天的丹徒、丹阳隶属其中。吴国姬姓,与周天子是一家,孙彦思墓志铭记载孙权家族与周天子存在血缘关系,证明孙权家族与吴国统治者也是同宗共祖。吴国始祖太伯,《史记》记载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因父亲想传位给三弟季历,他与二弟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为避王位,从陕西来到江南,不但创立了吴国,也把江南地区从野蛮时代带



图三// 姑娘墩全景

进了文明的门槛,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江南人民为感激太伯的功德,一直把太伯当成自己的始祖,太伯在江南的影响以及人民对他的崇敬,是任何一个他人都无法与之比拟的。“泊”与“伯”字,字异音同,“泊”应该是“伯”的讹写,楹联所谓古今废兴的泊公基业应该是太伯的基业,“泊公”当是太伯。

孙权家族既与吴国统治者同宗共祖,广义地说,孙权家族也可以是太伯的后代,既是太伯的后代,承继太伯创立的基业是合情合理的。“泊公庙”的形成,可能在孙吴发迹之前就已经存在,是为了纪念太伯而修建的,孙吴发迹之后,高陵村民变成了孙氏王室成员孙尚香陵墓的看护人,孙权是东吴的开国君主,太伯离当世又太遥远,“泊公庙”把奉祀太伯改成孙氏家族陵墓前的享殿是可能的,但由于村民们习惯于叫着“泊公庙”,形成了今天实际的孙氏享殿仍叫“泊公庙”的称号一直延续了下来。

理清了“泊公庙”的由来,“柏子墩”的涵义也就迎刃而解,“柏”与“泊”一样,也是“伯”的讹写,“柏子墩”之意是太伯子孙的葬所,这里的太伯子孙,是指吴国时期的太伯后人。吴自立国至东吴,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高陵村民口碑所传先有“柏子墩”,后有高陵村,应是在姑娘墩形成之前,已有“柏子墩”。以此墩较高陵村古老推测,是一座吴国土墩墓。目前保存下来的吴国土墩墓,三五成群不成片或者比较独立和形制较大的,都有称谓,居住在土墩附近的村民中,历代流传着关于土墩的种种神异传说,虽不可信,实是表现吴地后人对祖先的尊崇。“柏子墩”也不例外,由于村民们对墩上栗树的崇信,致使该村人民四时祭拜,过儿继女,把该墩、该树当作神墩、神树进行朝拜,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祖先的尊敬。这种表达对祖先崇敬



图四// 姑娘墩封门石



图五// 孙坚高陵墓全景

的方式,大概是吴地古老风俗的遗风。

三 镇江孙权家族墓地和姑娘墩的辨析

这里讨论的孙权家族墓地是指孙氏家族与镇江有关系的人物,其余人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孙权本人死后葬于蒋陵——今天南京城东的梅花山,亦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孙权一家,与镇江有关系的人物,追溯到其祖父孙钟。孙钟是浙江富春人,因遭荒年,迁居到曲阿(镇江丹阳),《光绪丹阳县志》载:“在县西十五里有白鹤山,山有三仙庙,庙前有井,相传为孙钟灌瓜井。”白鹤山在今天丹阳司徒界内,据说孙钟死后埋葬于此,至今该处尚有钟坟的地名。

孙权的父亲孙坚,在初平三年(192年)西征荆州途中战死,归葬丹阳。《三国志·吴书》:“坚薨,还葬曲阿。”孙权称帝后,“谥坚曰武烈皇帝”^[12],“尊坚庙曰始祖,墓曰高陵。”^[31]《顺镇江志》云:“吴高陵,在吴陵港。武烈皇帝所葬。孙坚征丹徒,为吴祖所杀,还葬曲阿。后权称尊号,追谥武烈皇帝,墓曰高陵。土人自今称为孙坟,以其最大异于他坟,帮又呼为大坟。”高陵在今天丹阳司徒大坟村(图五)。

孙权的兄弟姐妹,《三国志·吴书·妃嫔传》说:“孙破虏吴夫人,吴主权母也……生四男一女。”长兄孙策、大弟孙翊、二弟孙匡,妹妹未记名,民间称孙尚香,《三国志》记载嫁给刘备后称孙夫人。

孙策是东吴霸业的创业者,建安五年(200年),孙策在镇江城东的汝山狩猎时,被故吴郡太守许贡家客所伤,不久病逝,死后葬在镇江城南,旧志说在丹徒,但不知道确切地点。

孙翊于建安八年(203年)以偏将军领丹阳太守,当时 20 岁,22 岁时被部下边鸿所杀,死于丹阳太守任上,不知道葬地。孙匡未做官便早卒,死

时20余岁,亦不知道葬地。

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后,刘备借得荆州,势力逐步稳固,为了进一步巩固联刘抗曹的政治同盟,孙权于建安十四年(209年)“进妹固好”^[4],远嫁孙尚香为刘备夫人。建安十五年(210年)刘备偕新夫人一道归宁回门^[5],“先主至京(京口,三国时镇江称谓)见权,绸缪恩记。”^[6]建安十九年(214年),“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7]至此,孙尚香一直生活在东吴,再未与刘备见面,直至终年。死后葬地亦不清楚。

上述梳理中可以看出,孙权家族祖孙三代明确跟镇江有关系的有4人(孙权除外),其祖孙钟、其父孙坚、其兄孙策、其妹孙尚香。其祖孙钟为孙权家族迁居镇江丹阳的第一代始祖,孙钟举家迁居丹阳后,丹阳就成了孙权家族的故乡。上文提到的孙坚战死后还葬曲阿(秦汉三国时丹阳的称谓),即是叶落归根,回乡归葬。《江表传》记载:孙策攻下曲阿后,“劳赐将士,派遣将领陈宝到阜陵迎接母亲和弟弟,‘发恩布令,告诸县:‘其刘繇、笮融等故乡部曲来降首者,一无所问;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也’”。这则文告里孙策明确称曲阿为自己的故乡。孙策称曲阿为自己的故乡,不仅仅因为祖父迁居丹阳,更重要的是其祖、父坟墓埋葬在丹阳司徒之故。前文所说孙坚的墓高陵在丹阳司徒,已无疑义,至于孙钟坟墓虽是传说葬在司徒白鹤山下,却也可信。因为中国传统理念,家族的人(封疆裂土者除外)死后合葬于家族墓地,从孙坚归葬司徒看,应该是依其父而葬。孙权家族从其祖至其父埋葬于司徒,已经形成了孙权家族在镇江的家族墓地。《三国志·通俗演义》描写孙策临死托孤时对众弟兄们说:“吾死之后,汝等可听于孙权所使。宗族中有生异心者,众皆斩之。骨肉为逆,不得入祖坟迁葬。”祖坟就是家族墓地。据此我们认为,孙权家族在镇江的家族墓地在今天司徒和其附近一带。

家族葬实行左昭右穆制度,先祖的坟墓在中间,其子孙后代的坟墓埋葬在先祖坟墓的左右两边。从现在白鹤山孙钟墓地和孙坚高陵墓地的方位来看,孙钟墓在司徒镇西南,高陵在司徒镇北,也就是高陵在孙钟墓地的东北方位,那么孙策兄弟姊妹死后只能埋在孙钟坟的西南方位,高陵村的“姑娘墩”恰好处在这一方位,且与孙钟墓地相距仅有3里许之远,这就是说“姑娘墩”处于孙权家族墓地的范围,且与葬制中的昭穆制度相吻合。

由此看来,“姑娘墩”是孙权家族在镇江的家族成员墓葬。墓葬称陵的,一是帝墓,二是王墓。孙坚和孙策虽然都是孙权称帝后追谥的帝和王,二人墓葬都应该称陵。从“姑娘墩”叫墩而不称陵,可见并非孙策之墓。高陵村民文革中平毁“姑娘墩”时,上级来人说“姑娘墩”是皇陵,并不是严格意义上所说的陵,而是皇家成员之墓,该墓被平毁时发现青石板封门,亦不是土墩墓。墓名既称姑娘墩,墓中埋葬的应是一位女子,孙坚只有一女,因此姑娘墩传说是孙尚香的墓应该是可信的。至于孙策,死后当葬家族墓地,旧志说在城南,司徒一带地望正与之合,他的墓应该在司徒至上会附近一带。

孙尚香出嫁刘备为妻,迫于政治联姻的需要,孙权政治集团从情感上是不乐意的,从《三国志通俗演义》描写孙权为此桩婚姻进行阻婚即可见一斑。基于这种情感上的因素,孙尚香虽然是刘备的夫人——刘家人,按理说不可以归葬祖坟,但一则孙尚香还吴后,一直生活在东吴,二则孙权家族一直未把她看作外人,仍然还是孙权家族成员,死后入葬家族墓地也就不足为怪。

吴人习俗,大概对女性比较善待。愧对女儿时,葬女也比较隆重。《吴越春秋》记载,吴王阖闾女儿死后,“鹤舞于市、杀生送死”;《搜神记》说:“夫差女儿紫玉气结而亡后,堆坟成大家,阖闾女儿和夫差女儿的死,都是因为她们的父亲愧对她们所造成,也与她们性气刚烈相关。孙尚香也是一位性气刚烈的女子,孙权为了政治联姻,牺牲了自己的妹妹,心中一定是满怀愧疚。为了洗刷心灵深处的伤痛,在孙尚香死后,让她归葬家族墓地,把墓筑成高大的坟丘,都是对她生前不公的报答。

本文是笔者对高陵村的实地调查和对现存部分遗迹所作的分析,由于缺乏详实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论述中难免有不当之处。孙权家族在镇江陵墓的真实情况,还有待于今后考古工作的发掘和证实。

[1]孙彦思墓,1982年5月镇江博物馆发掘,该墓志现藏丹徒区文体局。

[2]《三国志·吴书一》。

[3]《三国志·吴书一》裴松之注引《吴录》。

[4][6]《三国志·蜀书二》。

[5]王骥:《吴国太与乔国老——史实与虚构的美妙融会一例》,《三国志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7]《三国志·蜀书四》。